

中國文學乙編

文學系
季文

文章體例

譚正璧編著

大東書局印行

中國學文

編乙

文 章 體 例

譚正璧編著

大 東 亞 印 行

文章體例

(初中國文
乙編第二冊)

目次

第一章 記敘文

第一節 性質.....一

第二節 取材.....二〇

第三節 結構.....三一

習題一

第二章 說明文

第一節 性質.....三九

第二節 取材.....五一

第三節 結構.....八三

習題二

第三章 抒情文

第一節 性質.....九三

第二節 取材

一一六

第三節 結構

一二五

習題三

第四章 議論文

第一節 性質

一三四

第二節 取材

一四四

第三節 結構

一五四

習題四

附編 應用文示範

一、序文

一五九

二、發刊詞

一六〇

三、日記

一六四

四、書信

一六六

五、演說辭

一六六

六、祝辭

一六九

七、告書	一七〇
八、啓事	一七二
九、公牘	一七二
十、章程	一七三
十一、說明書	一七四
十二、廣告	一七六

第一章 記敘文

第一節 性質

『什麼是記敘文』記敘文是各體文章中應用最廣的一種文體。凡是把自己看見的、聽到的、感覺着的、或是由想像得來的，無論是人的或物的動態和靜態，以及事的變遷，用文字如實地寫述出來，寫述得活現而逼真，這就是記敘文。例如：

宗義六世祖小甯府君，諱璽，字廷璽，兄弟六人。長伯震，商於外，逾十年不歸。府君魂祈夢請卜之，茫然不得影響。作而曰：「吾兄不過在域內；吾兄可至，吾何不可至乎？」踴躍出門。鄉黨阻之，曰：「汝不知兄之所在，將何之？」府君曰：「吾兄，商也；商之所在，必通都大邑。吾盡歷通都大邑，必得兄矣。」於是裂紙數千，繕寫其兄里、系、年、貌爲零丁。所過之處，輒榜之宮觀街市間，冀兄或見之；即兄不見，而知兄者或見之也。經行萬里。獲洞、蠻陬，蹤迹殆徧，卒無所遇。

府君禱之衡山，夢有人誦「沈綿盜賊際，狼狽江漢行」者，覺而以爲不祥。遇士人，占之，問：「君何所求？」府君曰：「吾爲尋兄至此。」士人曰：「此杜少陵春陵行中句也。春陵，今之道州，君入道州定知消息。」府君遂至道州，徬徨訪問，皆應不接。

一日，奏廁，置傘路傍，伯震過之，見傘而心動，曰：「此吾鄉之傘也。」循其柄而視之，有字一行云：「姚江黃廷璽記。」伯震方驚駭未決。府君出而相視，若夢寐，哭失聲。道旁觀者，亦歎息泣下。時伯震已有田園妻子於道州，府君卒挽之而歸。（萬里尋兄記）

看了上面的舉例，可見在一篇記敘文中，決不能單純的寫述人或物的動態，或是單純的寫述人或物的靜態，必須兩者夾寫，才能使文章生動有力，而完成作者所以要寫述的使命。所以在普通講述作文法的書上，把記敘文硬分為兩類，而稱寫述動態的記敘文為敘事文，或敘述文，稱寫述靜態的記敘文為記事文，或描寫文。但這不過是把所寫述的動態或靜態的成分的多寡來決定，實在是不妥當的。

【記敘文的種類】記敘文既不能拿寫述動態和寫述靜態來分類，那麼應該怎樣分類才妥當呢？比較最妥當的方法，是按照作者寫作時和讀者閱讀時心理上的不同，分為科學的記敘文和文學的記敘文兩類。

1. 科學的記敘文 科學的記敘文又名知識的記敘文，多客觀的成分，而偏重於理智的灌輸，內容以力求真確為主，所以有條理，有組織，有整齊之感，而缺乏飄逸之致。例如：

大鐵椎，不知何許人；北平陳子燦省兄河南，與遇宋將軍家。宋，懷慶青華鎮人，工技擊，七省好事者皆來學，人以其雄健，呼宋將軍云。宋弟子高信之亦懷慶人，多力善射，長子燦七歲，少同學，故嘗與過宋將軍。時座上有健啖客，貌甚寢；右脅夾大鐵椎，重四、五十斤，飲食拱揖不暫去。柄鐵擗疊環複如鎖上練，引之長丈許。與人罕言語。語類楚聲。聞

鄉及姓字，皆不答。

既同寢，夜半，客曰：「吾去矣。」言訖不見。子燦見窗戶皆閉，驚問信之。信之曰：「客初至時，不冠不襪，以藍手巾裹頭，足纏白布，大鐵椎外，一物無所持，而腰多白金。吾與將軍俱不敢問也。」子燦寐而醒，客則鼾睡炕上矣。

一日，辭宋將軍曰：「吾始聞汝名，以爲豪，然皆不足用。吾去矣。」將軍強留之。乃曰：「吾嘗奪取諸響馬物，不順者輒擊殺之。衆魁請長其羣，吾又不許，是以讎我。久居此，禍必及汝。今夜半，方期我決鬥某所。」宋將軍欣然曰：「吾騎馬挾矢以助戰。」客曰：「止，賊能且衆，吾欲護汝，則不快吾意。」宋將軍故自負，且欲觀客所爲，力請客。客不得已，與偕行。將至門處，送將軍登空堡上，曰：「但觀之，慎弗聲，令賊知汝也。」時雞鳴月落，星光照曠野，百步見人。客馳下，吹臂築數聲。頃之，賊二十餘騎四面集，步行負弓矢從者百餘人。一賊提刀縱馬奔客曰：「奈何殺吾兄？」言未畢，客呼曰，「椎！」賊應聲落馬，馬首盡裂，衆賊環而進；客從容揮椎，人馬四面仆地下，殺三十餘人。宋將軍屏息觀之，股栗欲墮。忽聞客大呼曰：「吾去矣。」地塵且起，黑煙滾滾東向馳。去後遂不復至。（大鐵椎傳）

明有王叔遠者，能以徑寸之木爲宮室、器皿、人物，以至鳥獸、木石，罔不因勢象形，各具情態。嘗貽余核舟一，蓋大蘇泛赤壁云。

舟首尾長約八分有奇，高可二黍許。中軒敞者爲艙，簾篷覆之。旁開小窗，左右各四共

入扇，啓窗而觀，雕欄相望焉。閉之，則右刻「山高月小，水落石出」，左刻「清風徐來，水波不興」，石青糝之。

船頭坐三人：中峨冠而多髯者爲東坡，佛印居右，魯直居左。蘇、黃共閱一手卷：東坡右手執卷端，左手撫魯直背；魯直左手執卷末，右手指卷，如有所語。東坡現右足，魯直現左足，身各微側；其兩膝相比者，各隱卷底衣褶中。佛印絕類彌勒，袒胸露乳，矯首昂視，神情與蘇、黃不屬。臥右膝，詘右臂支船，而豎其左膝。左臂挂念珠倚之，——珠可歷歷數也。

舟尾橫臥一楫。楫左右，舟子各一人：居右者，椎髻仰面，左手倚一衡木，右手攀右趾，若噓呼狀；居左者右手執蒲葵扇，左手撫爐，——爐上有壺，——其人視端容寂，若聽茶聲然。

其船背稍夷，則題名其上，文曰：「天啓壬戌秋日，虞山王毅叔遠甫刻」，細若蚊足，鉤畫了了，其色墨。又用篆章一，文曰：「初平山人」，其色丹。

通計一舟：爲人五，爲窗八，爲簾篷，爲楫，爲爐，爲壺，爲手卷，爲念珠各一；對聯、題名並篆文，爲字共三十有四；而計其長，曾不盈寸，蓋簡桃核修狹者爲之。噫，技亦靈怪矣哉！（核舟記）

前引兩文，前者爲寫人的科學的記敘文，後者爲寫物的科學的記敘文；前者偏於寫動態，後者則幾乎全寫靜態。

2. 文學的記敘文，文學的記敘文又名興感的記敘文，多主觀的成分，而偏重於感情的啓發，內容以力求華美為主，所以每每隨意抒寫，不經心於組織，而有自然的順序。例如：

(一)

「那麼再換一個講罷，爹爹。」明兒說著，將上體豎起，小手從父親手裏褪出，拉著父親的衣襟，表示懇求的意思。母親順著他的懇求笑道：「再講一個吧，講地動時候的一個小孩子吧。」

這是他們的慣例，隨便想幾句話，編成一個故事，只就明兒能夠了解或曾經經歷的。明兒從去年秋間，他產生了三十多月的時候，就嘗到了這種嗜好的滋味，到今已是一年了。

明兒得了母親的幫助，自然起必能如願的感覺，拉衣襟的手就放了下來。他走到母親前，背心貼住她的雙膝緊密而微搖，髻髻給她的一種報酬。

室內充滿了妙美的靜默。父親的故事講話又開始了：「那一天也是地動，也比昨天還厲害，桌子上的花瓶、水盂、牆腳邊的痰盂、樹上的鳥卵、寶寶的皮球，統在地面滾個不停，好像活起來了。有一個孩子，他本來站在場上，地動了，似乎腳下一滑，就跌倒了。不好了！他身體不能自己作主，只是一仰一俯的滾，滾過了崑山，滾過了上海，再滾過去是海面了，海面又平又滑，他滾得格外快，只覺得面孔刻刻親著水面，又刻刻朝天。」

明兒的眼睛張得比平時大了，似乎還儘管在那裏放大。他冷然說：「怎樣呢？」

「他滾過了海面，到了外國的地面，還只是滾。好了，有一架高牆在那裏！他給牆腳擋

住，才停了，不滾了。」

明兒的頭點了幾點；小嘴裏呼出一口深長的氣，他的寬鬆的白絨衣的前胸略微沉下了一些；同時他的背心貼得更緊，差不多全身的重量全支在母親的兩膝上。（地動）

（二）

曲曲折折的荷塘上面，彌望的是田田的葉子。葉子出水很高，像亭亭的舞女的裙。層層的葉子中間，零星的點綴著些白花，有嬌娜的開著的；有羞澀的打著朵兒的，正如一粒粒的明珠，又如碧天裏的星星，又如剛出浴的美人。微風過處，送來縷縷清香，鬢髮遠處高樓上渺茫的歌聲似的。這時候葉子與花也有一絲的顫動，像閃電般，霎時傳過荷塘的那邊去了。葉子本是肩並肩密密的挨著，這便宛然有了一道凝碧的波痕。葉子底下是脈脈的流水，遮住了，不能見一些顏色，而葉子却更見風致了。

月光如流水一般，靜靜的瀉在這一片葉子和花上。薄薄的青霧浮起在荷塘裏。葉子和花鬢在牛乳中洗過一樣；又像籠著輕紗的夢，雖然是滿月，天上却有一層淡淡的雲，所以不能朗照；但我以為這恰是到了好處——酣眠固不可少，小睡也別有風味的。月光是隔了樹照過來的，高處叢生的灌木，落下參差的、斑駁的黑影；彎彎的楊柳的稀疏的情影，像是畫在荷葉上。塘中的月色並不均勻；但光與影有著和諧的旋律，如梵婀玲上奏著的名曲。

荷塘的四面，遠遠近近高高低低都是樹，而楊柳最多。這些樹將一片荷塘重重圍住；只在小路一旁，漏著幾段空隙，像是特為月光留下的。樹色一例是陰陰的，乍看像一團煙霧；

但楊柳的丰姿，便在煙霧裏也辨得出。樹梢上隱隱約約的是一帶遠山，只有些大意罷了，樹縫裏也漏著一兩點路燈光，沒精打彩的，是渴睡人的眼。這時候最熱鬧的，要數樹上的蟬聲與水裏的蛙聲；但熱鬧是牠們的，我甚麼也沒有。（荷塘月色）

前引兩文，也是前者寫人，而後者寫物，但都是文學的記敘文。

◎【記敘文的要素】記敘文雖有寫人寫物的分別，但是都以記述事跡或描寫景象為主體。如果沒有事跡或景象，那麼所寫人或物便無所附着，不能表現出來。一個事跡或一種景象的形成，必定有如下的四個要素：

一、這個事跡或景象的主體的人或物是誰？或是什麼？

二、這個事跡或景象是怎樣一種情形？或是怎樣經過或形成的？

三、這個事跡或景象發生在什麼時候？

四、這個事跡或景象發生在什麼地方？

上述四個要素，簡單地說起來，就是：一、主體；二、事實；三、時間；四、地點。凡敘事文必須備具這四個要素，否則這個事跡或這個景象不能存在，而沒有動態、靜態或變遷可以敘述了。例如：

予謁告南歸，以成化戊戌冬十月十六日過大槍嶺，抵大柳樹驛。時日過午矣，不欲但已；問驛吏，吏給言須晚尚可及滁州也。上馬行三十里，稍稍聞從者言：「前有清流關，頗險惡，多虎。」心識之。抵關，已昏黑，退無所止。卽遣人驅山下郵卒，挾銅鉏束燎以行。山

口兩峰夾峙，高數百尋，仰視不極。石棧巖崖，悉下馬累肩而上。仍相約有警即前後呼譟爲應。適有大星，光煜煜自東西流。寒風暴起，束燎皆滅。四山草木，蕭颯有聲。由是人人自危，相呼譟不已。銅鉦閏發，山谷響應。行六、七里，及山頂，忽見月出如爛銀盤，照耀無際，始舉手相慶。然下山猶心悸不能定者久之。予計：此關乃趙點檢破南唐，擒其二將處，茲遊雖險而奇，當爲平生絕冠。夜二鼓，抵滁陽。

十七日午，過全椒，趨和州，自幸脫險卽夷，無復置慮，行四十里，渡後河，見面山隱隱。問從者，云：「當陟此，乃至和州香林院。」已而日冉冉過峯後，馬入山嘴，巒軸迴合。桑田秩秩凡數村，儼若武陵仇池，方以爲喜。既莫，入益深，山益多，草木塞道，杳不知其所窮，始大駭汗。過野廟，遇老叟，問此爲何山。曰：「古昭關也。去香林院尙三十里餘，宜急行。前山有火起者，乃烈原以驅虎也。」時銅鉦束燎皆不及備。傍山涉澗，怪石如林，馬爲之辟易。衆以爲伏虎，却顧反走，顛仆枕藉，呼聲甚微；雖強之大譟，不能也。良久乃起。循嶺以行，諦視崖壑，深不可測，澗水潺潺，與風疾徐。仰見星斗滿天，自分不可免，且念伍員昔嘗厄於此關，豈惡地固應爾耶？盡二鼓，抵香林。燈下恍然自失，如更生者。

（夜渡兩關記）

這篇記敘文的主體爲作者程敏政自己，事跡爲夜渡兩關遇驚，時間爲成化戊戌冬十月十六日及十七日，地點爲清流關和大昭關。四個要素，無一或缺。

【記敘文的特質】記敘文必須有兩種特質：一是「真」，一是「活」。不真便灌輸不可

靠的知識；不活便沒有使人興感的力量。而且不但科學的記敘文要真，就是文學的記敘文，其四要素雖都出於虛構，出於想像，也須寫得像一個真實的事跡，或一種真實的景象一樣，不露一些造作的痕跡，才有感人的力量；不但文學的記敘文要活，就是科學的記敘文也不能過於率直，必須加以渲染，使一個事跡或一種景象像在眼前活躍一樣，才能使讀者留下深刻的印象。例如：

(一)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八月十七日，這天在中國空軍的戰史上，是一個不可磨滅的日子，永遠可泣可歌的紀念日子。

在這天早晨，淞、滬一帶水汪汪的稻田和它的上空都是淡青的，沒有一絲雲，沒有一隻飛鳥，整個天地都被暑威克服了。祇有江灣、北站會戰的巨礮，在這天鑿著民族解放的戰鼓，風聲隱約中，好像還聽得嘶啞的喉嚨吶喊著：「前進！殺！」

在這碧藍的天空中，有一隻孤獨的霍克機，被敵人的高射礮彈圍住，顯然陷入極大的危險中。

敵人的高射礮是集團使用的，無數的彈花迸裂在霍克機的四周；帶狀的黑烟攔阻著霍克機的進路。霍克機剛要低飛，想衝出高射礮的火網，忽然尾巴上冒出青煙來！不用說，是中了敵彈。這時地上的敵軍都從掩蔽部裏爬出來，注目凝神的向天空望著。

在霍克機快要變成「尾旋」的一瞬間，一個小黑點從機座中彈了出來——立刻變成一個

美麗的大傘，渾圓、潔白，以柔和的姿勢徐徐飄墜下來。

敵軍發狂了，房屋裏、桑林、竹林裏、街頭、橋堍、陣地上，到處都蜂擁出來，指天畫地，嘈成一團。他們再也顧不得長官的約束，都飛快的朝著保險傘降落的地方跑去。

「去看支那飛行士，支那俘虜！」

「支那空軍投降了。」

「支那飛行軍官一定跪地哀求活命。……」

跑跳著，叫喊著，幻想著，不多時幾百個粗短瘋狂的敵軍，集攏在一處。

中國的飛行員真的在他們面前出現了！

他是個年輕的小伙子，最多祇有二十幾歲，飛行衣已撕破了，英武的直挺挺的站在一個大墳堆上，天神般的凜然不可侵犯！

敵軍開始向他包圍了，前前後後何止數百人，乃至數千人。當他發覺前後左右都是野獸般的敵兵時，知道已經不幸的孤身陷入敵陣了。但他毫不畏怯，毫不驚慌；手中握著左輪，眼中冒著怒火。

敵軍軍官開始用日語叫他降服，他用左輪答覆了這初次重大的侮辱。「砰！砰！砰！」三個日本人倒了下去，粗腿亂蹣著；其餘的見勢不佳，掉頭便跑。隨著三八式步槍開始響了；遠處的竟跑回去拿機關槍，近處的臥倒在地上，儼然如臨大敵！

敵人對這「單人」所進行的第二次攻擊，又在陣亡兩人之後狼狽敗退了。

現在，年輕的中國飛行員只剩一顆子彈了，敵兵們又慢慢的集攏來；軍官們怪聲亂叫著，勒令士兵把這「支那飛行士」活捉過來，不許殺害。他看這情勢，心裏明白。但是他想：黃帝的子孫，祇可以作壯烈的戰死，怎麼能作倭奴的俘虜？他知道他最好的結局到了。四面望去，都是敵人黃色的浪潮；擡頭，是祖國微笑的青天；低頭，是祖國芬芳的土地。年輕的戰士心裏一陣心酸，一股熱血直衝到腦門，在野獸般的敵兵逼近到五十米距離時，他英武的對著祖國的青天立正，瞪目舉槍，照準太陽穴，「砰！」

日本人替他造了一座墳，上書「支那空軍勇士之墓。」

這勇士的名字是閻海文，才二十二歲。

（壯哉空軍烈士閻海文）

（二）

武松走了一程，酒力發作，焦熱起來，一隻手提著哨棒，一隻手把胸膛前相開，踉踉跄跄，直奔過亂樹林來；見一塊光禿禿大青石，把那哨棒倚在一邊，放翻身體，却待要睡；只見發起一陣狂風，那一陣風過了，只聽得亂樹背後撲地一聲響，跳出一隻吊睛白額大蟲來。武松見了，叫聲「啊呀！」從青石上翻將下來，便拿那條哨棒在手裏，閃在青石邊。那大蟲又饑又渴，把兩隻爪在地下略按一按，和身望上一撲，從半空裏攏將下來。武松被那一驚，酒都做冷汗出了。說時遲，那時快，武松見大蟲撲來，只一闪，閃在大蟲背後。那大蟲背後有人最難，便把前爪搭在地下，把腰膀一掀，掀將起來。武松只一闪，閃在一旁。大蟲見掀他

不著，吼一聲，卻似半天裏起個霹靂，震得那山岡也動，把這鐵棒也似虎尾倒豎起來，只一翦。武松卻又閃在一邊。——原來那大蟲拿人，只是一撲，一掀，一翦；三般捉不著時，氣性先是沒了一半。——那大蟲又翦不著，再吼了一聲，一兜兜將回來。武松見那大蟲復翻身回來，雙手輪起哨棒，儘平生氣力，只一棒，從半空劈將下來。只聽得一聲響，簌簌地將那樹連枝帶葉劈臉打將下來；定睛看時，一棒打不著，大蟲原來打急了，正打在枯樹上，把那條哨棒折做兩截，只拿得一半在手裏。那大蟲咆哮性發起來，翻身又只一撲撲將來。武松又只一跳，卻退了十步遠，那大蟲卻好把兩隻前爪搭在武松面前。武松將半截哨棒丟在一邊，兩隻手就勢把大蟲頂花皮脰撻地揪住，一按按將下來。那隻大蟲急要掙扎，被武松儘氣力捺定，那裏肯放半點兒鬆寬。武松把隻腳望大蟲面門上眼睛裏只顧亂踢。那大蟲咆哮起來，把身底下爬起兩堆黃泥，做了一個土坑。武松把那大蟲嘴直接下黃泥坑裏，那大蟲喫武松奈何得沒了些氣力。武松把左手緊緊地揪住頂花皮，偷出右手來，提起鐵鎚般大小拳頭，儘平生之力只顧打；打到五、七十拳，那大蟲眼裏、口裏、鼻子裏、耳朵裏都迸出鮮血來，更動彈不得，只剩口裏兀自氣喘。武松放了手，來松樹邊尋那打折的哨棒，拿在手裏，只怕大蟲不死，把棒槌又打了一回，眼見氣都沒了，方才丟了棒。尋思道：「我就地拖得這死大蟲下岡子去。」就血泊裏雙手來提起，那裏提得動；原來使盡了氣力，手脚都蘇軟了。武松再來背石上坐了半歇，尋思道：「天色看著黑了，倘或又跳出一隻大蟲來時，卻怎地鬥得他過？且掙扎下岡子去，明早卻去理會。」就石頭邊尋了氈笠兒，轉過亂樹林邊，一步步捱下岡子來。